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十輯  
沈雲龍主編

# 海外工讀十年紀實

盛成著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威成著

海外工讀十年紀實

# 海外工讀十年紀實

(Mon Odyssée en Europe)

- 第一章 浪滔滔……………一
- 第二章 煙中霧中之英倫……………一六
- 第三章 巴黎……………三九
- 第四章 華法教育會與勤工儉學生……………四五
- 第五章 海外之木蘭海涯思丹……………八二
- 第六章 意大利……………八九
- 第七章 潘特拉克與費修題……………一一三
- 第八章 我去也——地中海上亂徘徊……………一三八
- 第九章 白理愛……………一六一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第十章	再上巴黎·····	一七八
第十一章	我進巴黎大學·····	二一一
第十二章	瓦乃理·····	二三四
第十三章	我的母親·····	二三五
第十四章	滴娜·····	二八二
第十五章	近東漫遊·····	三〇三
第十六章	十年中今昔之感想·····	三五〇

# 海外工讀十年紀實

## 第一章 浪滔滔

母親，我去了！再見吧！

上海，那是一千九百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早晨的上海！

黃浦灘頭的秋色，却微含有幾分春意。愁腸也就慢慢的解開了。惟有那蘆船上的手帕兒，不住的隨風飄卷，有意送行人，到天邊，到海外；楊柳枝枯，自難再覺生時苦別的情態！

淚和血，浪滔滔。

祖母祖母，再見吧！

一別再別，我到香港時，胞兄盛白沙自廣州黃埔肇和軍艦來送別，

他來時遲，去時何速。手足相別多年，驟爾相見，何堪永別？舢板上的艄翁，或者還記得他的手巾，與我的帽子最後的談話。

那是香港！那是十月二十五日午刻。

離香港後，心中實在不舒服！有說不出的苦悶，身體稍有寒熱，堅強的意志忽爾消滅，甚至於生出由星加坡乘船回港轉滬的念頭。

所幸星加坡的天氣雖熱，鳥獸草木尤其是棕櫚樹情態頤人；打消了我中途歸國的弱念。隨即上岸，沾沾土氣。去參觀學校，遇見了許多不相識的同鄉。學生都是僑商的子弟，有貧富而無貴賤。

他們的父兄，起初南來的時候，大都是閩廣各屬的大族子弟，家產分而又分，所得太少，不能自給；遂去而為游民，挺而走險，飄流海外，遂南下馬來羣島，以及菲屬、荷屬、英屬、法屬各地謀生。到時窮光漢，赤身兩手，

起初拉洋車，然後洗衣服，然後開鋪子，由雜貨鋪而到錢莊，最闊的是膠皮廠主與錫山鑛王。

他們的心理，和美國人的心理，有異同嗎？他們到南洋去的境況，和歐洲人從前到美洲去的境況，相彷彿嗎？他們的心理，恐怕也和美國人相彷彿吧？

新加坡紅花遍地，芳草吟風，時節雖近冬季，行人倒不覺得已是十二月一日。

二日到巴生港口，地在馬來峽中蘇門答臘荷屬的島上。蘇門答臘馬來語係「福地」。到底是中國僑民的福地，馬來土人的福地，印度人阿拉伯人非洲黑人的福地，還是人類中的貴族白人的福地呢？我請問！

三日船到檳榔嶼。上岸之後，在中學午餐，參觀壁如女學與光華日



報。去游極樂寺，寺在半山中，風景極優美，章太炎先生數年前曾來游此。這座寺不十分像中國佛寺；中國建築中，含有不少印度的風味。不過印度的建築，重在精麗，而中國的却重在偉大！

同船的中國人有四十位，共組織了一個臨時的一同舟共濟會。『唐應鏗先生總幹事，劉北禾先生娛樂幹事，莊中希先生參觀幹事，黃齊生先生研究幹事，汪煦昌先生衛生幹事，常策歐先生書記。可是，同舟的空氣，却與共濟的宗旨有幾分相反。一般的論調，不是譏笑，便是謾罵；你批評我，我裁判你，既不按情，又不依理，奚落萬端，刻薄備至。於是分爲貴州派、天津派與震旦派，彼此不能相容，吹毛求疵，落井下石！更有好事者，搬弄是非，憑空作俑以自取樂，於是乎一個同舟共濟會竟變成一固同舟搗亂會了。互相攻擊的利器，就是一句話：「他連外國規矩都不懂！」我現在是外國居留十年以上的人，而對於外國的規矩，仍自認是

不懂得的。我看還是懂一些中國規矩好！中國的規矩，好比南山不老松！在當時，却弄得我極不高興，遠望印度洋，嘆道：

「一片汪汪印度洋，再回故土質成霜，中原塗炭蒼生苦，豈是危舟更折樁。」

錫蘭島，錫蘭島，僧伽黎人千年的獨立王國，其歷史比印度有統系，其民族比印度較純粹！而今只成一直隸英皇的殖民地。此島在羅馬安敦帝與中國漢代通好時，即爲東西來往之要衝。李延壽著的南史中獅子國，以及大唐西域記（玄奘述，辨機撰）中僧伽羅國，都指的是錫蘭島國。印度梵語稱獅子曰「僧伽」。西名稱錫蘭最古者，要算「打普羅邦納」。在古東西交通，有一條絲道，由長安起至西敦止，經過玉門關，安西，哈密，阿克蘇，克什克爾（古之疏勒）華商至此爲止。大秦（敘里亞

商人由克什克爾（西古名爲Issedon Sxythica）起，過石塔，大宛，安息，或取波斯古道至小亞西亞，或取巴比倫，巴爾米爾，止西敦。在這條絲道而外，北有狄道，由烏里雅蘇台經阿爾泰山直達莫斯科，此爲匈奴西竄的古道；南有藏道，由重慶成都，拉薩至雷黑；西去阿富汗，南下印度。在安息佔領中亞的時代，羅馬商人不能由旱道東來而絲貴於黃金。安敦帝遂於紀元一六六年——東漢桓帝九年——派使與漢帝通好。大秦使者的路程，由西敦南推羅城起，去埃及及京城，入紅海，至錫蘭島。然後再由錫蘭東行，入馬來峽，止於越南東京（Catigara）。

吾人今日乘汽船航海，回想當年行路之難，費時之久，費金之鉅，真可使科學爲上帝，物質進步爲宗教！

然而，適才在游佛寺的車中，那二十歲上下的汽車夫，面色極其溫柔，英語極其純熟，對我們細說他們亡國以後的痛苦，英國對他們種種

的虐待，極其羨慕我們有國家之人的幸福。細味其語，回望中原，不禁令我痛心疾首。真可使科學爲魔鬼，物質文明爲帝國主義者之武器！

九日夜，船離錫蘭島。月白風清印度洋，真可惜李太白不能再生！不然，這明光光的長夜中，他至少要飲三千六百杯！翌日，舟過時出時沒的兩荒島中，同人中以荒島無名爲憾，好事者遂名之曰「同舟」與「共濟」。十八日早，舟入紅海口，停丕林島，又是英皇直轄的殖民地。大英皇帝，他有多少鑰匙？這兒有一個小黑人兒在煤堆中，不住的歌舞，咿咿唔唔，翩翩翻翻，也可表現這紅海兩岸沙漠中生活的情景。

二十三日到蘇彝士灣，午後到蘇彝士城。運河起於此，終於波賽，（長一百六十八公里，水面寬八十至一百三十五公尺不等，寬面深處四

十五至一百公尺深十一二公尺，船身吃水，至多可三十二英尺。開築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落成於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建築者法人雷賽勃。經營者，世界海運蘇彝士河公司（組織於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應終於一千九百六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司股四十萬份，每份五百法郎；共二萬萬法郎股本。在這四十萬股份之中，大英政府手持十七萬六千六百零二份，在市面流行的股份，又多在英國財主的手中。然則蘇彝士運河，可說是大英國的私產！因此英國保護埃及，割據蘇丹；因此英國受國際聯盟，委任代管巴力斯坦，遠及中東之伊拉克。因此英國駐兵直布羅陀，馬耳太，西普羅，君士坦丁，四重地！另一面堅守不林亞丁紅海口諸要塞。這許多的鎖，好將一條蘇彝士運河，藏在保險箱中！

因此我不斷的來賞玩這條運河的風景，細細的來記載河中經過

的感想。二十三日晚上船進運河，泛水徐徐而進，他船魚貫隨之，兩旁皆有標記入二十四日早船停，夜則以紅綠燈代之，大有桃柳夜開花之幻像。泊畢特爾叢湖中，來去海輪相會於此者十餘艘。晚，次第再進。其晚與夜，爲慶耶穌誕日之十二月二十四日之晚與夜。在這歐洲各國兒童候聖誕老人來散玩物的時候，我們那同舟共濟會也開了一個歡送會。歡送莊劉兩位幹事由波塞換輪他去。這一個歡送會，到得了一個苦別離的收場；舟中西人，衣冠楚楚正在椒花獻瑞，恭賀聖節呢！二十五日早抵波賽。

上岸去瞻仰雷賽勃銅像，我回想中國的運河，開築者無姓名。再想到大禹在洪水橫流的時代，開築了不少的江淮河漢，他倒沒有一座銅像，讓人家來瞻仰瞻仰！反而近代的考古家求證，說無其入。唉，中國的文化，不是石頭的文化，更不是鐵板的文化！中國的文化，是竹書紀年的文

化，是綿綿不斷的墨跡的文化。換言之，不是硬文化，是軟文化，不是剛文化，是柔文化！剛者硬者，在土中！軟者柔者在心內，老子的唇存齒亡，是否此理？我請問：世界上有沒有第二個中國？

邵可侶說：「十九世紀的末年，與二十世紀的初年，我們見歐洲與中國最激烈的衝鋒，也可說東方與西方最激烈的接觸，中國是極衷的代表。這種衝突之後，我們可以期望有互相融解之一日。此日乃公理廣含光明之一日，此日乃人與人非狼與狼相視之一日。從今日起，我們應誠心研究這廣大的國家，研究中應帶有同情心。因為這個偉大的民族維持一種千年來有統系無斷續的文化。這個文化的力量，就在一個『久』字！」

從前有一位曾游埃及與中國的法國人，他說：「中國人與我們，各掌人類一半的歷史，假如歷史是一件不可埋沒的事物！」

曾在中國多年的一位法國領事西門說：「我們新文明的國家，受古代的遺傳，是兩邊的，是左右的，而中國則係直線的，正中的，由祖宗正統相承而直傳下來的。所以中國的遺傳現像，歷代相演，有規有矩，一治一亂，一盛一衰，合進化律與自然法的。這是中國最大的特點，這可是中國萬壽無疆的祕密。」

最後一位藝術家論中國文化說：「無論如何，中國文化，是可讚美的，請看這些中國人真能耐老。每到殘廢無力，器官殫斃的時候，他們確不老而死。他們的智巧轉而又轉，不住的在智巧的玄妙中去旋轉，忽然他們又找着了不老不死的仙丹，這顆仙丹，却藏在螺旋的機能之中。」

讚美銅像文化的朋友們，請別忘記了竹書文化的「智巧之螺旋機，」或者害暈船病的人，不贊成我這句話，不錯，是啊，沒有蘇彝士運河我們來歐洲，要走好望角，大西洋的風浪真可怕！



二十五日午後一時，舟自波賽起行。二十六日過古克尼特島。斯島文化，與埃及俱爲象形文字的文化，而於希臘文化，則胎教文化也。舟中共濟會，忽生風波，總幹事與書記共同辭職。唉，一個有定期解散的同舟共濟會，可憐都不能上岸爲止而命終正寢，再想一個四萬萬人的朝不保夕的中國，如何令人不悲忿！古云君子不以私廢公！二十九日早舟過馬耳太，與西西里兩島之間，復過西西里與土尼斯之間，回想當年羅馬與迦太基六十年中的三大戰，至今惟有地中海水向西流！波起潮湧，較有聲勢！千九百二十年即民國九年一月一日風浪大作，勢如山崩地裂，這是甚麼的預兆？國內戰爭中皖直交闕之預兆乎？雲桂操戈之預兆乎？國外戰後列強與匈牙利訂特里亞釐條約，列強與土耳其訂塞服爾條約，意塞訂臘巴六條約，美國上議院否決凡爾塞條約種種之預兆乎？英

國總同盟罷工，法國總同盟罷工，德國擁護共和罷工，俄國宣布世界大革命之預兆乎？

二日，舟出直布羅陀海峽，兩岸風景，洗去吾人連日四面朝海一面朝天的悶氣，拉瓦大山積雪皚皚！地中海口，英皇直轄的直布羅陀殖民地，由遠處望之，乃一三面臨海一面倚山的半島，突出海中形如三角之帽，這頂皇冠，倒帶在英皇頭上！三日舟過葡萄牙南境，岸上有山；午後入大西洋。

不說一路之風平浪靜，不說地中海之水起潮湧，倒不可忘記了這威聲浩大的大西洋！真是淫威無極！

我却倒飲食如常，且偕黃齊生先生去參觀機器艙中之汽爐，煤爐，蒸水爐，汽管，佐汽爐，以及輪軸各機關。

五日晚舟行比斯開灣，七日抵普里木斯。舟行大西洋中，前後共五日，同船華人都成暈船病夫，東倒西歪，此時也不能再鬧意見，自然也不能再管閒事了。

去國遠，浪滔滔！

「同舟共濟！」

(1) 錫蘭島 Ceylon 古稱 Cingala 又稱 Taprobane (獨立王國自中國春秋時起至清仁宗嘉慶二十年止，都城康地，有佛牙塚。錫蘭全島面積共六萬五千六百九十五方公里。)

(2) Perim, Aden, Kamaran, Kuria Islands, British Somaly 合爲紅海口要塞。Perim and Aden form a Crown Colony, as Gibraltar, Malte, Cyprus, Ceylon Hong Kong 香港。

(3) 英國屬地分下列四種 I. Crown Colonies 直轄英皇殖民地 II. Colonies Not possessing responsible Government 無負責政府殖民地 III. Self-governing Dominions 自治屬

IV. Lands Mandated By The League of Nations 國際聯盟委任代管。

(\*) Elysée Reclus : "La dernière année du XIX<sup>e</sup> siècle et la première année du XX<sup>e</sup> siècle ont vu l'Europe et la Chine, l'Occident et l'Orient qui est ici l'Orient extrême se heurter avec violence, en attendant une pénétration pacifique où la justice et la tolérance auront part, quand les jours luiront où l'homme aura cessé d'être pour l'homme un loup....  
..... C'est le moment d'étudier avec sincérité, avec la sympathie qu'il mérite, ce grand pays dont le grand peuple enterrent une civilisation qui a prouvé sa force par ses durées."

(2) D'Escayrac de Lauture (1826—1868) : "Les Chinois et nous, nous ne possédons chacun qu'une moitié de l'histoire, ou de ce qu'on veut bien décorer de ce nom."

(3) Eugène Simon : "Tandis que nos nations modernes n'ont hérité des anciens qu'en ligne collatérale, la Chine a hérité en ligne directe des générations qui l'ont formée. Chez elle, des phénomènes de l'hérédité se sont manifestés régulièrement. Là est la profonde originalité, et peut-être aussi le secret de son éternelle durée."

(7) Louis Fortieq: "...Mais admirons combien ces Chinois savent vieillir; à mesure que la sclérose les paralyse, leur habileté tourne sur elle-même et retrouve l'infini dans l'entortillé."

(8) Crete or Candia.

(9) The Punic Wars between Rome and Carthage.

(10) Le Traité de Trianon.

(11) Le traité de Sèvres.

(12) L'accord de Rapallo.

## 第二章 烟中霧中之英倫

舟過英倫海峽向倫敦前進之時，我正躺在那一張帆布椅子上——  
五十天來的患難朋友——看聊齋，海靜無風！這是一月八日。

九日晴溫，早起時，舟已停泊泰晤士河中，候潮前進。海關來驗護照及行李。舟再進而停泊泰爾保里。

英倫，英倫，早，好早！

那朵紅花，開而不放的，却老在天空懸着！甚麼時候了？那是破曉，還是午天？一顆紅頂子，雲中霧中煙中！

十時下小輪，交登陸證，十二時，抵岸；適有倫敦中國學生會代表彭汪諸先生來接。隨卽搭車入倫敦，至維多利亞車站。下車分三隊而行。留英者成一隊，留法者成二隊。真是中國人懂得外國規矩了，絲毫不亂，步法文明，到了地道電車中，魚貫而入，我想把中國搬到倫敦來，中國也必太平了！我却住在印度學生會裏……

麵筋學生也吧，流氓學生也吧，我先來借一借倫敦的洋光，把我這付黃面孔在黑煙裏照映出來！

英倫！

英倫自非中國！

歐洲，自與亞洲不同！

倫敦更與上海不同！

問：其不同之點何在？

答：第一是天氣，第二是城煙……

第三呢？

我才初到英倫，那裏能知道這許多！

第三呢？

你一定要問的話，我就隨口答道是「人物。」

彷彿。還有一種不大不小而又小大由之的人物，這種半大半小的人物，

在英倫三島四千五百萬居民中佔絕對的大多數。大人物有個人，也有個性；小人物，無個人自無個性，——他們個人的價值，隨經濟率而漲落的——這些半知半識半開通半文明的人物，只有個人，而無個性。發展歐洲文明最快的是他們，滅亡歐洲文明最快的，也是他們！他們以他們自身的利益爲標準，與中國軍閥有異同否？不過軍閥吃錢，大英人物吃煤，有這一點的分別罷了！

大英人物，無論是大人物，例如皇帝，鮑德文，勞野喬治，麥可唐，無論是小人物，例如乞丐，獐犬，道狗，無論何種普通人物，如吏役，軍警，商賈，公  
司員役，工人，他們的一副鼻孔兒都是雙黑的，黑而特黑的！

倫敦，你的大肚子每天要消費許多的煤兒？我這野蠻的支那人，就要掌大刀來破開你這能容五百萬居民的大肚子！倫敦，你的皇宮，在甚麼地方煤兒，你是不是倫敦的中心？你可說是萬千工業做成一個輪子



的中心！沒有你，那帝國主義的政治戲，經濟戲，都演不出場的。煤兒，你的老婆，却是鐵兒。煤兒，鐵兒，狼兒，狼兒，你們這對奸狠的夫妻，就造成世界機械的大革命！倫敦，你是否這個大革命的發源地？

也是幸虧英倫三島有煤庫有鐵宮。在地質學未進步之前，自然是煤鐵如水，永採無窮！誰知不到三百年，煤兒要完了，鐵兒也盡了。煤鐵主人的資本家，因為出產少開銷多，要減少煤鐵工人的薪水，還要增加煤鐵工人的時間。工人作工，比前艱難，入地來回，電梯上下，須一點鐘。鑛底工作，雖用機器，也是十分痛苦。若再允了主人減薪，則不能維持生活！鑛主與工人的利益，因之衝突起來！——從前是不相衝突的，所以造成大英帝國之盛世。——於是乎大罷工，於是乎開除工人，於是乎政府發給生活費，維持失業工人。資本家與勞動界，各以本身切膚之利害得失，不相讓步。輪心生病，工業受連帶的牽制。英倫英倫！危乎殆哉！令我不斷的

回思羅馬帝國的末葉！

外人常批評我們中國人沒有愛國心。這些外國人，知道不知道，甚麼叫「國」？甚麼是文明人所謂之「國」？不過各宗利益的聯合成的，一個結晶體。英國人有國，是在大戰前，英國人無國，是在大戰後！各屬國如加拿大，如奧地利，都與英倫利益相衝突，不能聯合！而英倫內部，資本家有保守黨的國，勞動界有社會黨的國，却難壞了勞野喬治，他自由黨的國，不知在那裏？而他開口，還是大英帝國，閉口還是大英帝國。到了後來，連那些小鄉紳的太太們，都罵他是鐵人。到了後來，希臘被土耳其打敗，他高叫奧地利各屬地來援，救上帝與英皇的威嚴以及大英帝國的國體。他的叫援，與周幽王第二次的烽火相似，煙霧滿天，鹿死敵手！

這種滿天的煙霧，這種抑鬱的氣色，在雙雙鼻孔的上下，特異般的現出來，是有心的？是無心的？是有意的？是無意的？

閑話少談，我只願：「前進！」Go ahead!

「上帝救英皇！」God Save The King!

我在倫敦，極力設法學英文。因為我認最活潑的英文，莫過倫敦市民的言語，書上的文字，那是死的，而且死了，不知多少時了。我正見了一位郵差，他送信來。我就用洋涇浜的英語問他道：

「大英帝國王宮在那裏？」

「Buckingham Palace 碧金罕宮！」

「不是。」

「然則是從前的古宮麼？」

「也不是」……「王宮是 Coal-Exchange 煤市府。煤兒是「上帝恩賜的大英國王，愛爾蘭王，大英海外屬國王，信仰的保護者，印度的大

皇帝。」

這個郵人，他是工黨中人物，他就注目的看我：

「然則我們的政府呢？」

「你們的政府，就是煤場，就是鐵廠！你們政府的人物，無論其爲保守黨，自由黨，就是社會黨與共產黨，也不過是那些長頸煙筒兒的代表。他們的言論，就是出煤，出鐵多少噸要消費的聲音！」

「然則我們的下議院呢？」

「你們的下議院安在？你們那些長頸煙筒已經向中國宣了戰，甚麼戰事？歷史上第一次的鴉片戰爭？你們這些議院講道德，談仁義，同那些無情無理的長頸煙筒的代表辯論了三天三夜。到後來，他們說：我們要喝黃人的血，通過也吧，不通過也吧，鴉片戰爭，已經開了，現在已經四個多月了。」

「你們靠煤靠鐵，你們把世界上所有的金銀，全收集到倫敦一處來。你們現在戰後雖窮，庫裏的藏金還是很多，所以你們的金鎊值錢。你們的工資，也就比較大得多了。拿中國的郵差來比，你們真是一個貴族呀！因為你們的存金多得呢！」他答說：

「然而我們並不覺得多有樂趣！」

有一天，這位郵人領我去總工會，會見了書記，隨便閒談。他忽然問我道：「中國人對於這次世界的大戰爭，有甚麼感想？」我說：

「你問那一回的世界大戰爭？甚麼大戰爭？甚麼世界戰爭？朋友，你是不是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那一回的歐戰？」他說：

「對呀。」

「好了！這不是世界的大戰爭，這不過英吉利與德意志兩個帝國

的一個小衝突。別的國家之參加『同盟』與『協約』或者是偶然，或者是利益，或者是感情作用。

英吉利爲海上霸王，已非一日！再進而爲歐非亞澳美五洲的主人。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場，商場，到處皆是！英吉利的貨物，充滿了全世界。英吉利的工廠，能造出極速極好的物品。進口的原料，不須旬日，即變成了出口的貨物。工廠的器具，又日日改良，日日進步！英吉利的鐵，全變成艦隊與大砲了。

同時地不愛寶，出煤至多！多出之煤，亦必多用。各種工藝，遂亦多多發達！這些工藝的出產品，就是英吉利的兵士！這不是草木皆兵，倒是機械稱雄吧！

佔領新商場，這是唯一無二的目的，而且非此不可！那末，英吉利得到利，德意志就不得志了。

且而畢斯麥老早就明白彼此的情形，以及歐洲將來新經濟帝國主義的進化，他早定下了他的政策。威廉第二實行鐵血政策。在經濟戰爭之幕中，他定下一個飛天砲與潛水艇的準備！

因為礦山大王以及佛蘭<sup>1</sup>可服，魯爾<sup>2</sup>，沙克<sup>3</sup>少尼，西來<sup>4</sup>錫亞各資本廠主的政府已經與你們的英皇與你們的大英政府起不少的衝突！

我們再看一看大戰前的彼此情形。在那時的歐洲，可以分說兩個歐洲一個鐵軌叢密的歐洲，一個鐵軌希少的歐洲。前一個歐洲是英國、德國、法國、奧國西部、意國北部、瑞士、比國、荷蘭，統而名之曰西歐。後一個歐洲，是俄國，是土耳其奧斯曼帝國，以及其他巴爾幹諸小國，統而名之曰東歐。西歐有二萬萬七千萬人生產，東歐至多也只有二萬萬人消費。確是西歐二萬萬七千萬人用機械的生產，東歐是消費不了的！因此各工業國家在近東有極惡烈的商戰。報<sup>5</sup>達鐵路，是英德商戰的焦點！

不僅僅乎是在歐洲在西亞，是凡沒有鐵路的地方，大家都要去造鐵路。不知道你先生知道我們中國津浦路的歷史否？津浦路線，是北起近北京之天津，南至對南京之浦口，是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第一條幹線。德國也要造，英國也要造。彼此互相爭持，到後來，各造一半。一條幹路，竟有兩個公司，南是英公司，北是德公司，而同是一個津浦鐵路。這是英德在遠東的導火線！

當時不謀根本的解決，在利益上求較適均的分贓。反而做官冕堂皇掩耳盜鈴的海牙會議。於是乎和平會的主席德皇威廉，竟持武器，來與協約宣戰了，他的理由是維持人權，保護正義！

對面的英王喬治也來保護公理，維持平等，保障自由，實行博愛。針對針，眼對眼，我們不要忘記了他們同是白色人種，同是文明領袖，同是耶穌的門弟子，同是上帝的保佑者！開戰的時候，兩邊砲彈，都來要求上



帝，以及上帝的兒子耶穌與神靈，一同去幫他殺敵！却倒難爲了上帝，他老人家，不能幫他的大兒子，去殺他的小兒子，也不能幫他的小兒子去砍他的大兒子。其實他兒子們的心中，那裏還有上帝與耶穌？他們的上帝是金牛，是財神；他們的耶穌，就是鐵血基督和平救世，那是爲我們中國人來宣傳的！我常道：「可以不必再派教士到外國去傳教了，留着他們在歐洲內地裏去多多宣傳吧。或者到外交部，陸軍部，海軍部，財政部——唯最是財政各機關，各銀行，各交易所，各工廠，各大廠主那裏去宣傳一點耶穌救世的真諦。那是對砲手，劊子手的宣傳，使他們知到殺豬屠戶可以丟刀成佛，不必來向我們這些砲彈下的犧牲品做宣傳。就是我們死後，金牛兒也可變賣我們的靈魂呢？」

黃面孔人的這番話，把那一位白色人弄得笑不得氣不得！後來他有一點不耐煩了。我才知我這黃種人尙未白化，說話雜亂無章，東扯西